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较

秦文

(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娜拉精神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娜拉精神 女性解放 觉醒 独立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1-0062-04

《玩偶之家》(1879)、《康蒂妲》(1895)和《终身大事》(1919)分别是由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和中国作家胡适创作的剧本。尽管这是三部由不同国家的作者写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的作品,可是它们有一点是共通的——作家都试图通过描写婚恋问题来探讨当时社会的女性问题。这三个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康蒂妲和田亚梅,虽然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各不相同,独具魅力,却有着共同之处——她们都是文学史上拥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敢于向男权社会挑战的新女性的先锋。

娜拉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她年轻美丽,天真活泼,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爱情和快乐的幸福家庭。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丈夫,银行经理海尔茂,也深信这个总称自己是“我的‘小松鼠’”、“我的‘小云雀’”的丈夫同样深深地爱着她,会毫不犹豫地为她献出他的生命。然而,一个刚刚被海尔茂解雇的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的出现打破了这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生活。他给海尔茂寄了一封揭发娜拉伪造签字借款的信,威胁海尔茂恢复他的工作。原来八年前,娜拉曾经瞒着海尔茂,伪造父亲的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债给海尔茂治病。面对威胁,海尔茂并没有像他平时所说的那样愿意在危险到来时,为娜拉拼命,牺牲一切去救她,而是大声指责娜拉葬送了他的幸福,断送了他的前途。娜拉,这个昔日他口口声声叫着的“小松鼠”、“小云雀”,这时

却被他斥骂成一个“伪君子”、“撒谎的人”,甚至一个“罪犯”。残酷的现实生活惊醒了娜拉。她猛然发现她的幸福家庭不过是一间“游戏室”,而她也只不过是这个游戏室里的一具玩偶。她的一生都由男人操纵着,她仅仅是一个从她父亲手中转移到她丈夫手中的玩偶。娜拉的希望和幻想彻底破灭之后,她拒绝再次成为海尔茂的玩偶,毅然离家出走,为了要“做一个人”。

易卜生塑造的娜拉这一女性形象在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文学作品中忍气吞声,甘作男权社会牺牲品的传统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娜拉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为争取成为自己命运主人而努力的新女性。她热爱生活,家庭、孩子和朋友,对爱情充满幻想,愿意为爱情牺牲自己的一切;在丈夫生命垂危的时候,她主动挑起生活的重担,有勇气伪造父亲签名借债来救治他的病;当她的幻想破灭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家中的真实地位后,她有决心离家出走,去寻求一个真实的自我,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娜拉是易卜生笔下第一个现代女性形象。她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她看穿了虚伪丈夫的真实面目,更在于她认清了现实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娜拉的出走是对否认女性独立人格的旧社会和旧道德的控诉和挑战,她的出走也成为一种召唤,它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罪恶社会进行抗争。

《玩偶之家》向社会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平等和女

收稿日期 2004-03-07

基金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99XC019)

作者简介 秦文(1974—),女,江苏南通人,讲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性解放的问题,明确地表达了易卜生对打破不平等的家庭关系,解放女性,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剧中第三幕娜拉离家出走前“我是一个人”的独白,更是被人们誉为一篇“妇女独立解放的宣言”^[1]。尽管娜拉离家出走在当时引起了众多非议,但是她追求幸福,追求独立人格的勇气和决心依然震撼了广大读者和观众。娜拉的觉醒启蒙并鼓励了女性追求独立,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而她的出走也激起了女性解放的热情。《康蒂妲》和《终身大事》便是萧伯纳和胡适在易卜生和娜拉的影响下,写出的作品。两部作品都以家庭生活为背景,从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探讨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

众所周知,萧伯纳是易卜生主义在英国的积极倡导者。他潜心研究易卜生的剧本,写出《易卜生主义精华》一书,为世界易卜生研究做出了贡献。和易卜生一样,萧伯纳也关心妇女命运,支持妇女经济独立,积极提倡女性解放;在萧伯纳漫长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他对妇女的关切更具有道德魅力的了。^[2]虽然,萧伯纳深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他自己又具有独创精神,并以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阐释易卜生思想和戏剧创作。他早期的戏剧《康蒂妲》便是以自己的思想反思易卜生作品的典型文本。

在《康蒂妲》中,萧伯纳也塑造了一个在婚姻生活中独立自强的“家庭天使”。勤劳质朴、乐于助人的康蒂妲必须在两个爱她的男人之间做出选择:是选择自负、事业有成、需要她的丈夫,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莫瑞尔牧师,还是选择敏感、抑郁、崇拜她的年轻诗人马本克。因此,莫瑞尔和马本克之间较量使整个戏剧达到了高潮。在比较了两个人对她的最后“贡献”之后,康蒂妲看清了掩藏在莫瑞尔这个所谓成功、自负的男人的软弱。所以,尽管康蒂妲很喜欢马本克,但她还是理智地选择了“弱者”——她的丈夫。

康蒂妲最后选择莫瑞尔不是出于对他的爱情,她的选择是在萧伯纳独特的哲学思想——创造进化论指导下的必然。萧伯纳将意志力学说与进化论思想相结合,坚信在人的进化与进步的背后,有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推动力。他把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称为“生命力”。正是“生命力”使人的进化区别于动物的进化,因为“这个不可抗拒的力量需要头脑,以防在无知中抗拒自己,在无知和盲目中毁了自己。”^[3]“生命力”是创造进化论的核心与原始动力,创造进化没有终极,它追求的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人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他人,完善社会。而女性又是“生命力”的核心,是“生命力”的载体,在“创造进化”中处于支配地位,因为女性是生命的创造

者。“在性别方面;女人”是大自然的造物,为的是使其最高成就后继有人。在性别方面;男人”是“女人”的造物,为的是用最经济的方式来完成大自然的指令。她本能地知道,在过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她发明了他,分化了他,创造了他,以便比单性繁殖更好地繁殖。当他完成了女人当初创造他的目的时,他就可以耽于梦幻、愚昧、理想和英雄主义之中,但所有这些行为的核心必须是对女性、对母性、对家庭、对炉灶的崇拜。^[3]在萧伯纳的笔下,女性远比男性聪明、机智、富有决断力。她们被描绘成家庭的守护者,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救世主。康蒂妲也不例外。当莫瑞尔自傲地向康蒂妲说他愿意“用我的力量来保卫你的生命,用我的忠诚来保障你的安全,用我的才干和勤劳来维持你的生活,用我的权威和地位来维护你的尊严”^[3]后,他却被康蒂妲选为弱者。康蒂妲深知表面自信、自负的莫瑞尔如果失去了她的关心和照料,将难以生活下去。在她和莫瑞尔的婚姻生活中,她一人身兼莫瑞尔的母亲、姐妹、妻子与他孩子的母亲数职,为他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堡垒,使莫瑞尔成为所谓家庭的“主人”。而马本克,虽然多愁善感,却因家庭磨难,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萧伯纳一反文学中“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成功地塑造了康蒂妲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女性形象。很显然康蒂妲是英国的“娜拉”。康蒂妲和娜拉都是婚姻生活中的“家庭天使”。她们热爱生活,悉心照料和保护自己的家庭,都是善良和牺牲精神的统一,在家庭出现困境和危机时,她们都以无私的牺牲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力,支撑着各自的家。可她们绝不是男性控制下的玩偶。她们从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男性的虚荣和伪善,应有勇气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

但是,同是19世纪末的两个独立的新女性,她们也不尽相同。康蒂妲的形象源于娜拉,然而,萧伯纳声明《康蒂妲》一剧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抗议,因为在这个典型的玩偶之家,真正的玩偶,是男人。”^[4]康蒂妲是“生命力”的化身。她是为了自然的,而非个人的目的做出自己的选择。娜拉在认清海尔茂的伪善离家出走之前,一直是在家庭中处于“玩偶”的地位,而康蒂妲自始至终都是这场家庭风波的中心,也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她理智地运用着她自己的和“生命力”的意志,控制并支配着男人的智慧。可是,康蒂妲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却不如娜拉那么深远。娜拉是一个新女性,有着坚强的意志,在一心期盼的奇迹未能出现之后,义无反顾,离家出走;但同时她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和鲜明的女性气质。她爱自己的丈夫和家

庭 在危机到来时,她所想的首先是维系和丈夫的爱情,维系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最后离家出走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女性,她要别人以成长的女人来看待她,把她当作一个需要互相了解的、充满爱情和热情的女人。娜拉是成功的,她的成功在于她是一个理智与情感并重的女性。而康蒂姐似乎缺少像娜拉那样浓厚的人情味。她的选择不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情和对孩子的眷恋,而是在“生命力”主宰和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作为“生命力”的化身,康蒂姐依靠理智而非个人情感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她被强烈的母性所支配,她渴望得到别人对她的依赖。正是这种摆脱情感的力量,这种对家庭观念表现出的智慧,使她在这场家庭风波中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她不是被男人选择,而是选择男人。萧伯纳试图通过康蒂姐告诉读者,女性在智能上不仅不比男子差,反而更为敏感,更加聪明,她们才是整个家庭的中心,才是家庭真正的保护者。在充当家庭的中心和保护者这一意义上,康蒂姐是高于娜拉的,但她充满理智的说教和选择以及在和马本克分别时所表现的残酷的理性,会使读者觉得她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使”,无法产生共鸣。

20 世纪初,易卜生的“娜拉热”和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精华》传到了中国,并且立刻唤起了中国作家们的共鸣。娜拉离家前的那一声呐喊惊醒了无数迷惘的中国女性。没有任何一部戏剧能像《玩偶之家》那样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女性长期遭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四重压迫,娜拉的“到来”无疑像一声春雷,激起了女性长期压抑在心中的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娜拉精神也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女性追求自由解放的热情,带给女性斗争的力量。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中国的作家也开始以婚姻、恋爱问题作为中国女性解放的突破口,一大批“娜拉戏”应运而生。

胡适是中国最早译介易卜生作品的作家之一。在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的启发下,胡适在 1918 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长篇专论《易卜生主义》,系统地介绍了易卜生的作品和思想,从而掀起了波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易卜生热”。之后,他模仿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创作了剧本《终身大事》,反映中国女性的婚姻和女性解放问题。

独幕剧《终身大事》讲述了女主人公田亚梅为了终身大事与她的父母亲展开的一场较量。田亚梅曾经留学日本,并爱上了陈先生。回国后,他们打算结婚。婚姻问题在中国向来被认为是应由父母做主,为此田亚梅向父母征询意见。然而他们的婚事遭到

了她迷信守旧的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去观音娘娘那里求签,并请来算命先生“对八字”之后,她得知他们俩的八字不合。田亚梅对母亲的反对感到伤心,但并未绝望,因为她乐观地坚信一向通情达理、反对封建迷信的父亲一定会支持她。可是,这个貌似民主、开明的父亲同样也表示了他对这个婚姻的反对。他解释说祖宗定下的祠规禁止姓田的和姓陈的结亲,因为两千五百年前,姓田的和姓陈的是一家,而中国的风俗不准同姓结婚。他声称算命先生的话不足为信,但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却不可违背。更何况陈先生来自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如果他答应了这门亲事,他会被他的族人耻笑说他为了钱把女儿卖了。在这位“开明”父亲的眼里,女儿的幸福远不如祖宗的祠规和他自己的名声来得重要。面对重重阻力,田亚梅感到困惑和绝望。就在这时,她收到了陈先生写来的短信:“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5]在陈先生的鼓励下,她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6]

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第一部“娜拉戏”,它发表最早,影响也最大。田亚梅被视为中国的“娜拉”。她们都是旧道德和旧思想的反叛者,最终也都是离开“温暖”的家庭去寻求自己的价值和幸福。娜拉不甘成为丈夫的玩偶,有胆识向专断的夫权抗争,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离家出走。和娜拉一样,田亚梅也不甘成为她的父母和封建宗法祠规的牺牲品,敢于向封建族权挑战,努力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在旧中国,女人的婚姻大事完全由固守封建迷信和祖宗祠规的旧式父母所操纵,她们没有权利,更没有勇气,去选择她们的爱情。然而,田亚梅却迈出了向封建传统和封建宗法挑战的勇敢的一步。她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父母的爱和父亲的开明上,但是冷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幻想。在收到陈先生的信后,她意识到妥协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因此,像娜拉一样,她以勇敢的态度选择出走,投入陈先生的怀抱,去拥抱一个自由的新世界。她的出走表现出她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作为中国第一个“娜拉”,田亚梅不论是对舞台上的女性形象,还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都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她毅然离家的勇毅和敢于掌握自己幸福和命运的新女性气概使她成为当时广大中国青年女性的模仿对象。

田亚梅虽然在女性解放的历程中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和娜拉相比,似乎小了许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她的出走很大程度上是在陈先生鼓励下的被动选择,而非她的个人意志和行为决定下的主动觉醒。在封建文化长期积淀的旧中

国,女性只被定义为母亲、妻子和女儿,她们仅仅是男性的附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女性解放的目的就在于“对女性长期屈从地位的解构与颠覆,使女性回到‘人’的自身,拥有自我的主体与意志。”^[6]在剧中,尽管田亚梅对父母失望,她也只表现出愤怒、痛苦和绝望,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封建禁锢中所受的压迫,也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出路。她追求独立和爱情的意识是依赖一个男人的鼓励和支持,而非她自己的觉醒。在整出戏中,田亚梅都未能摆脱固有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未能成为一个自为、觉醒的主体,也未能表现出作为女性的个人意志的力量。然而娜拉的出走却完全是由于她内心的觉醒。她做出最后的决定是因为她对家庭和社会的失望,以及想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强烈愿望。她的伟大就在于她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真实地位的自觉的顿悟。她从幸福转为痛苦,从幻想转为现实,从依赖转为坚强,从玩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变化,表现出她觉醒的过程,加强了娜拉这一女性形象的艺术感染力。此外,娜拉离家出走后所要面对的困难和压力,以及她所需要的勇气和决心也远比田亚梅大得多。田亚梅出走之后可以和陈先生一起享受幸福的生活,她的未来是光明的,而娜拉出走之后却是无依无靠,要凭借自己的意志走进一个不确定的、暗淡的未来。因此,田亚梅这一女性形象虽然在当时的中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从思想意义和人物性格刻画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却无法与娜拉相提并论。

娜拉、康蒂妲和田亚梅都是女性独立和女性解

放运动的先锋。尽管康蒂妲、田亚梅以及其他娜拉式的女性形象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与娜拉相比有所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的娜拉精神都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以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对不合理的传统道德、法律、宗教以及男权社会的挑战,对自由、独立和解放的追求,启蒙女性的独立意识,鼓舞了众多女性向传统抗争。她们和娜拉一起为世界文学女性画廊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新女性群像,她们和娜拉一起激起了女性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独立的渴望,她们也从不同侧面发展并充实了娜拉这一艺术形象,使娜拉不仅是一部戏剧中一个出色的女性形象,而且成为一个女性觉醒和女性解放的永恒的象征。

参考文献：

[1] Ibsen H. Four Great Plays by Henrik Ibsen[M]. New York : Bantam Books ,1959. 136.
[2] Harris F. Bernard Shaw[M].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1. 126.
[3] 萧伯纳.圣女贞德[M].申慧辉,杨宪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397,385,255.
[4] Weintraub R, Fabian F. Bernard Shaw and Womer[M].Pennsy 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77.106,64.
[5] 易竹贤,胡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63,65.
[6] 吴武洲.回到大地与女性意志——对于五四时期两个剧本的解读[J/OL]. <http://www.bewordart.com.cn/成言艺术> 2003,1(4)no12/document5.htm.

·简讯·

河海大学力学教学基地被评为国家优秀基地

教育部日前正式发文公布了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验收评估结果,河海大学力学教学基地被评为优秀基地。

河海大学工科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基地 2004 年接受了教育部专家组的验收评估。专家组对基地办学条件及建设成果进行了实地考察,观摩了部分教师的课堂教学,分别召开了教师、学生及有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对基地建设的建议。

专家组一致认为,河海大学高度重视工科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基地的建设,建设思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共 12 项,培育出国家教学名师 1 名,编写出版教材 11 本,开发出版多媒体教学软件 6 套,自主研制开发了 19 类 62 台套力学实验教学装置。在基地全体教师及有关学院、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全面完成了预期的建设目标和各项任务,达到了教育部对基地建设的各项要求和标准。

(本刊编辑部供稿)